



佬 大 会 帮

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街头小瘪三，凭着自己过人的处世本领，一步步成为独霸上海滩的大亨。风起云涌的黑暗时代造就了他——“中国第一帮主”黄金荣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生二八六七年
卒一九五三年

黄 金 荣

张振宇◎编著

帮 会 大 佬

黄 | 金 | 菜

张振宇◎编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帮会大佬黄金荣/张振宇编著. —北京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034-3621-5

I. ①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黄金荣 (1867~1953)
—传记 IV. ①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9355号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出版发行 /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 /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 / 010-66192703

印 装 /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70×1030 1/16

印 张 / 29.5 字数: 550千字

印 数 / 10000册

版 次 /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/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59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海上



前言

由一个混迹街头、吃穿无着的社会底层的小瘪三，变成独霸上海滩洋、华两界几十年的黑帮教主，政界、商界、军界、演艺界皆唯其马首是瞻，连蒋介石也巴巴地跑去投帖拜师，汪精卫低三下四地求其办事，除了黄金荣，别无二人。上海滩流氓三大亨，出道最早、撑得最久，又一手带出杜月笙、张啸林两个流氓大亨，终生混迹黑社会而能以80岁高龄寿终正寝者，也只有黄金荣了。

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之后又以「粽子」身份，开堂收徒，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成能够左右时局的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，并以此为资本，与法租界里的政治地位相辅助，使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。其造势而雄的功力，可见一斑。

黄金荣积极入世，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，毒、赌、娼、盗、茶楼、戏馆、黑道、白道涉及的一切，他都要去经营。但他又懂得适可而止，他能比常人早一步看到即将来临的危险。他是黑暗嘈杂的时代，造就了黄金荣这个枭雄，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也是那个时代的宠儿。

本埠 每份四角、三月一元一角、半年二元二角、全年四元四角、三月一元一角、半年二元二角、全年四元四角、三月一元二角五分、半年二元二角五分、全年四元五角

醬油粉之儲藏

此醬油粉內含固體物，含鹽氮素等成份極易吸收空氣中水份起液化作用，故在儲藏時無使多與空氣接觸，僅用時將蓋鑽開一小洞徐徐倒出（勿用潮濕之物插入）取用後即時用臘封口，可保永無液化之弊，實為烹調應備之調味品，不但鮮美可口，攜帶安儲方便，且有益於衛生。

請購「隱丹士林」色布

免失望
雜牌色布
顏色不牢固
全金錢產廉費

但海親眼認明商標布邊之金印請認商標印記

試驗洗下下斷請

在 中國 織造

逍遥池为上海著名浴室，当年黄金荣几乎每日均要率领喽啰来此“洗浴”，这个地处浙江南路、人民路和淮海东路交界处的百年浴室，至今仍在营业。



p73 第四章『倥子』开堂

- 伍 开堂收门徒 / 90
- 参 计夺茶楼 / 81
- 壹 上海两大帮 / 73
- 陆 取得『生意经』 / 94
- 肆 青帮开堂规矩 / 86
- 貳 商议开香堂 / 78

p57 第三章连破要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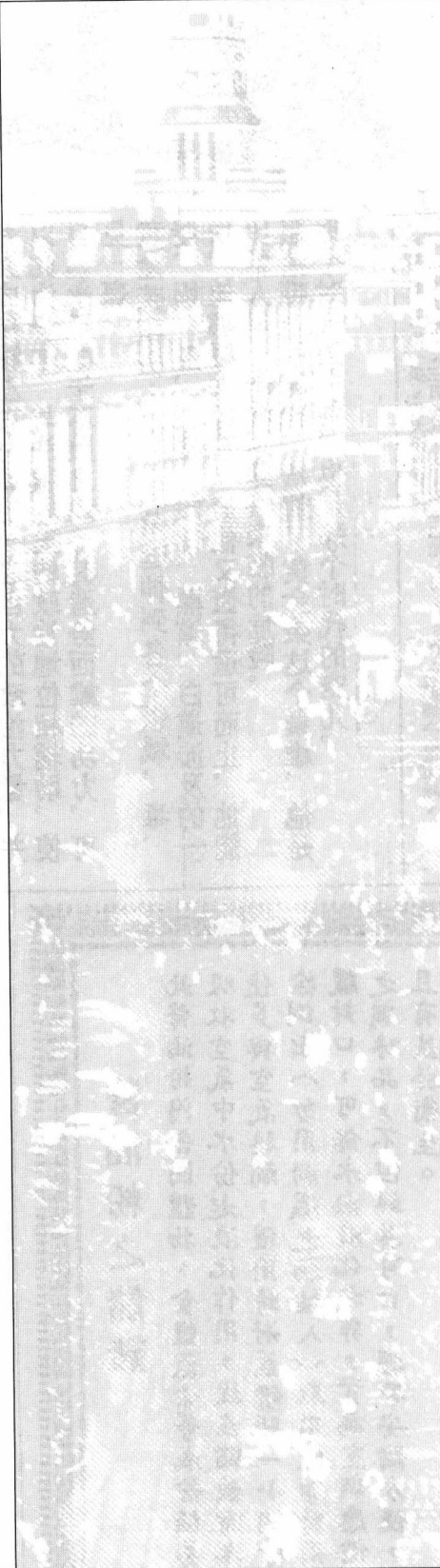
- 参 盗窃大清密折 / 64
- 壹 缉拿大盗『千里驹』 / 57
- 肆 杀人灭口升探长 / 69
- 貳 法租界里的凶杀案 / 60

p33 第二章飞黄腾达

- 参 拍到贵人 / 42
- 壹 陆家石桥的阿桂姐 / 33
- 肆 『四明公所』血案 / 46
- 貳 拆姘与结婚 / 37

p1 第一章混混入衙门

- 柒 进入县衙门 / 28
- 伍 色胆包天惹麻烦 / 20
- 参 进裱画店学艺 / 9
- 壹 郑家木桥小瘪三 / 1
- 陆 黄父捡来的捕快 / 24
- 肆 抢劫分赃，初入嫖房 / 15
- 貳 混迹小帮派染赌瘾 / 6



p193 第八章 大捞黑钱

- 伍 受气辞职/209
- 叁 成立扒窃党/201
- 壹 商州会馆被砸/193
- 陆 巧设局终回捕房/210
- 肆 扒窃党的恶行/204
- 贰 报复行动/197

p161 第七章 互相生财

- 柒 沈扣珠与丁宝英/188
- 伍 洪老五与小脚阿金/177
- 叁 以色列诈财的拆白党/170
- 壹 长三堂子和共舞台/161
- 陆 李宝英与陈宝姐/182
- 肆 强盗金绣、金刚钻阿金/174
- 贰 整顿妓院，成立磨镜党/166

p129 第六章 女人乱上海

- 伍 大小芙蓉与拆白党/145
- 叁 精心调教女门徒/139
- 壹 盗钻戒的女贼/129
- 陆 手段高明的女拆白党/152
- 肆 偷到载洋头上的锦军/143
- 贰 破案收贼为己用/134

p97 第五章 三流氓聚齐

- 柒 成立三鑫公司/120
- 伍 张啸林转入黄门/113
- 叁 杜月笙黄府显本事/105
- 壹 杜月笙投拜黄府/97
- 捌 结纳军阀孙殿英/125
- 陆 上海烟商/116
- 肆 杭州一霸/109
- 贰 杜『抢土』示忠诚/101

p305

第十二章 警界太上皇

- 伍 炸开锅的法租界 / 323
- 叁 水上飞贼 / 316
- 壹 六十大寿的逐客令 / 305
- 肆 菜馆请来个活招牌 / 319
- 贰 黄父破奇案 / 309

p281

第十一章 血染上海滩

- 伍 蒋宋婚礼 / 300
- 叁 蒋介石的阴谋 / 290
- 壹 蒋介石的背叛 / 281
- 肆 血腥的上海大屠杀 / 295
- 贰 工人武装起义胜利 / 286

p249

第十章 物极必反

- 伍 黄金荣跌霸 / 270
- 叁 因一女人被抓 / 259
- 壹 临城劫车案 / 249
- 陆 栽在女人手里 / 276
- 肆 三人的营救计划 / 265
- 贰 救雷狄主教立功 / 255

p217

第九章 乱中求生

- 柒 拉拢不成反刺杀 / 238
- 伍 二次革命 / 231
- 叁 宋教仁遇刺案 / 223
- 壹 与孙中山的交往 / 217
- 捌 陈其美之死 / 243
- 陆 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/ 234
- 肆 在各党派间周旋 / 227
- 贰 陈其美与蒋介石 / 220



p401 第十六章 枭雄得善终

- 伍 人民政府的优待/425
- 叁 地下工作功臣/413
- 壹 汉奸张啸林被杀/401
- 肆 通货膨胀的上海/420
- 贰 傅筱庵遭暗杀/408

p369 第十五章 黄门渐微

- 柒 装病拒绝当汉奸/391
- 伍 狗咬狗/385
- 叁 石狮引起的绑架案/375
- 壹 「大出夜」轰动上海/369
- 捌 特务横行/395
- 陆 三大亨散伙/389
- 肆 做了门徒的肉票/379
- 贰 黄家花园/372

p353 第十四章 上海滩绑架案

- 伍 失手的绑架/366
- 叁 十年前的情仇/359
- 壹 后院起暗火/353
- 肆 绑架民族实业家/362
- 贰 忠心的小门徒/355

p329 第十三章 欺人霸市

- 伍 「荣记」城隍庙/348
- 叁 空城计/339
- 壹 逃脱不掉的报应/329
- 肆 搞垮黄楚九/344
- 贰 吸金的大世界/334

混混入衙门

- 壹◎郑家木桥小瘪三
- 贰◎混迹小帮派染赌瘾
- 叁◎进裱画店学艺
- 肆◎抢劫分赃，初入嫖房
- 伍◎色胆包天惹麻烦
- 陆◎黄父捡来的捕快
- 柒◎进入县衙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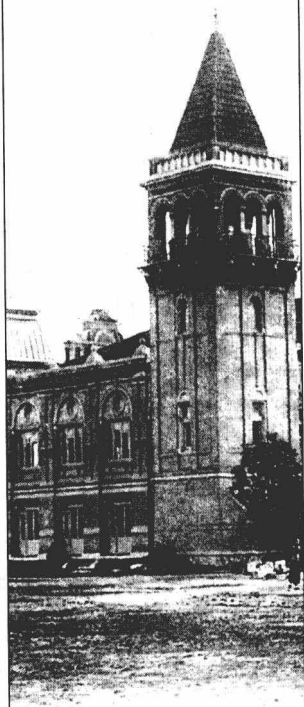
壹◎郑家木桥小瘪三

鸦片战争过后，中国以战败国身份，与洋人签订条约，上海宣布开埠。外国商人、冒险家纷至沓来，建洋楼、开洋行，成为这里的主宰。因为英法两个租界加起来长度正好10华里，遂又被称为“十里洋场”。

英法两租界以上海县护城河——洋泾浜为界，河上有一桥，称为郑家木桥，桥南是法租界老北门大街，桥北是英租界福建路。

浦东南汇、奉贤诸县的农民常摇着小木船，装载着豆萁、稻柴等在这里出售，渐渐地形成一个不小的市场。有市便有利，有利便有逐利的人。苍蝇逐臭般在此找便宜的不是什么流氓恶霸，而是一些极小极多极讨人嫌的小瘪三。

他们云集在桥堍，遇着老实木讷的船主，便找茬口上去挑畔，然后敲诈勒索。事主儿若是不从，高声反抗，英租界巡捕过来，他们就逃到法租界；法租界巡捕过来，他们就逃到英租界，而英法两租界巡捕同时出现的时候少之又少，是以，他们只赚不赔，没有任何风险。



全上海人都知道郑家木桥的这种事，以致把“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”这句话，当成了当心吃亏的口头禅。

混迹在这群小瘪三里的，有个脑袋极大，面皮上有很多麻子的，他鬼主意多，做事狠，最惹人注目，又因与南汇县摇柴船精通拳脚的丁顺华、程子卿结拜为生死兄弟，三人在这一带极吃得开，成了混混中的混混。

这个小瘪三就是黄金荣，绰号麻皮金荣。

黄金荣，字锦镛，祖籍浙江余姚。他是六岁时随着父母、姐姐搬到上海南市张家弄的。在此之前，他的老爸黄炳泉曾是苏州府有名的捕快。

在衙门口吃公饭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手脚干净的，所谓“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全都吃完上眼药”。他们认钱不认人，翻脸无情，黄炳泉便是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。

他最善嫁祸于人，从中渔利。有个新郎，新婚当夜，被人打死在厕所里。凶手冒充新郎，与新娘尽成好事后又席卷细软而走。新郎家人告到衙门里。黄炳泉通过新娘的口，知道凶手左手是六指，便见着六个指头的就抓，足足弄了十二三个关进牢里。

被抓的家里人便托关系找路子，金银开道希图把人弄出去。黄炳泉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，最终把出钱少的那个人屈打成招，送上断头台，真正的凶手，逍遥法外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，这年春上，苏州府来了个捐班出身的新府尹。这小子捐官花了大钱，自然要在任上找回来，“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无钱黜陟换新人”。对下面的官吏，也使用这种办法。上面注册的官阶，他不敢动，像差役捕快之类的便不在话下了。

黄炳泉按着老皇历办事，以前遇到这类事该送多少这次还送多少，不想，有机灵的比他送得多，他的差事给人顶替了。

眼看苏州混不下去了，这才变卖家产，带着妻儿老小来上海混日月。

黄金荣出生时，却正是黄炳泉在衙里混得红火的时候，这样，他的满月酒办得极风光。

在黄金荣之前，黄炳泉已生了两个女娃儿。眼见着自己一日老似一日，就要断子绝孙，很是着急，领着老婆四处烧香许愿。总算老天有眼，送了个儿子给他。亲朋好友们为着他的势力，都来道贺。一个游方的道士见这里热闹，也来讨要喜酒，进门便道：“昨夜观看星辰，见斗母增辉，太白掩月，苏南之地云气蒸腾，华宅之光直冲凌霄。贫道推算，这方地域要天降灵星，地出显贵，果然，真的有婴儿出世，只是想不到会降落在这位仁兄府第。”

黄炳泉闻言大喜，急急地接将进来，奉为上首，众人也都跟着附和。老道越发精神，半懂不懂地满嘴跑火车。

酒宴席间，道士闻知这孩子尚未取名，沉吟片刻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无非‘富贵’二字，家有千金则为富，荣宗耀祖才算贵。这孩子就叫金荣吧。”

黄炳泉当下大喜，弄了个大红礼包酬谢。

道士自然高兴。俗语云，“好马长在腿上，好汉长在嘴上”，使嘴讨生活，果然爽利。

黄金荣也真争气，谁见了谁喜欢。说话、走路也比旁的小孩早。

转眼间到了五岁上，黄炳泉送他去私塾读书。整个私塾里，数他年龄最小，由此也看出家人对他寄予厚望，盼他早日成龙。

根据他名字的谐音和字义，私塾先生赐给他一个文绉绉的字：锦镛。

黄金荣在私塾里，一本薄薄的《三字经》足足读了半年，接着又学了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。

看着儿子越长越有出息，黄炳泉打心眼里高兴。谁料，一场铺天盖地的天花在苏州城里流行开来，黄金荣也未幸免。

三天的高烧，使黄金荣整日昏昏沉沉，急得黄炳泉夫妇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几个深夜，黄炳泉都跪在关老爷像前祷告，求神明保佑黄金荣躲过灾难。

到了第四天，黄金荣的烧渐渐退下来。烧是退了，面部、四肢上却密密麻麻地出现红色小斑疹。

又过了两天，小斑疹渐渐变为疱疹，疱疹里慢慢出现黄脓，奇痒难忍。

黄金荣一直是在蜜罐中长大的，哪受过这般折磨？他便大哭大嚷，不时伸出小手在脸上乱划拉，脓水流得满脸都是。

炳泉娘子见了，慌忙按住黄金荣的两只小手，哀求道：“小祖宗，忍着点，千万别抓呀！”

黄金荣还是孩子，你说别抓他就不抓了？即使睡着了，也不时伸出手在脸上、身上乱抓。没办法，黄炳泉只好连哄带骗地把黄金荣的双手捆绑住。

“阿荣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你若再挠，将来你的脸破了相，多难看呀！再坚持几天，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事了。”

就这样，黄炳泉夫妇好说歹说，小心看护到第十四日，那些脓疱开始结痂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只只痂盖脱落下来，脸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坑。

炳泉娘子一见，就哭了——“本来是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的，只是皮肤黑了点，也还讨人喜欢，想不到现在成了这样……”

“麻子怕什么？”黄炳泉道，“五个麻子四个俏，十个癞子九个刁。如今这世道不看面皮，要看心气、手段。小白脸有什么用？我家阿荣本来就是黑皮，有点麻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两个月后，黄金荣终于痊愈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又长了不少肉，身子变圆了。一天早上，黄炳泉送他去上学，不到中午他就跑回来了。

炳泉娘子拦住他：“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？谁欺负你啦？”

原来，同学们嘲笑他是麻皮，他感觉受了大污辱。

从此，黄金荣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。

黄炳泉没办法，任由他去。恰巧，嫁到上海的大女儿捎信来，请黄炳泉夫妇吃孩子满月酒。

黄炳泉当下决定，带儿子出门，这一来是看看女儿与刚满月的外孙，二来是带儿子去上海十里洋场见见世面，散散心。

黄金荣一听到上海去玩，忘记了一张麻脸，高兴地催促父母快点动身。

黄金荣的姐姐嫁给了上海凌云阁图裱画店的小老板。这凌云阁坐落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边，这里是上海地界最热闹的地方了。

来到上海女儿家的第二天早上，黄炳泉便拉着黄金荣逛上了上海大街，黄金荣这下可算开了眼界，东瞧西望，两眼好像不够使似的，还不时向父亲发出感叹：“爸爸，这里比苏州玄妙观热闹多了，真好玩，我们也搬到这里来吧！”

“阿荣，只要有志气，用心读书学本事，将来要住上海，有什么难的？”

黄炳泉本想借机让黄金荣知道读书的好处，好让他回到学校念书。

黄金荣一听父亲谈到“读书”二字，马上就不高兴了：“学本事就学本事，用心读书做啥？”

黄炳泉一看儿子不高兴了，也就不再说话。二人边看边走。

黄金荣看见一茶楼内非常热闹，不时飘出诱人的香味，就拉着黄炳泉的手往茶楼里走。他说：“我们去吃点东西好吗？”

黄炳泉爱子如命，儿子高兴做的事，他当然听从。

父子二人在一张八仙桌旁坐定，跑堂的快步上来：“你二位来点什么？”

“我要好吃的东西。”黄金荣扬起头，像个小大人似的说道，“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您算来对了，我们这的茶是上等的好茶，还有制作精美、味美价廉的小食品，如甘草梅子、黄连头、盐金花菜五香豆、椒盐杏仁糖胡桃、冰糖花生山楂糕、鸽蛋圆子糖藕片、檀香橄榄金桔果等等，您要点什么？”

“这么多好吃的，哎，你每样都给我上点，我都要尝尝。”

“好哩，您呢，马上就到。”

黄金荣饱餐一顿后，出了茶楼，望着这三层楼的茶室说道：“我长大后，一定会拥有这么好的茶室。”

黄炳泉望着儿子，他没想到自己的麻皮儿子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他觉得自己没有白生养这儿子。

其实到上海后，黄炳泉手头积蓄已经不甚多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四处托人去找工作。怎奈这十几年他一直在衙门口干活，除了一副大爷的架子，别无所长。有谁会请个大爷来自己的铺子里呢？

这日，正在街头转悠，看到一户闭门的老虎灶前贴着告示，意欲出手。心头发痒，寻了主人，两下一谈，价钱还算合适。回家与娘子一议，也觉得可以，便盘下来，做这生意。

老虎灶是指上海卖热水的小店铺，同时还是小茶馆，来这里喝茶的大都是社会下层的人物，当然也有为数众多的流氓混迹其间。这些流氓，往往都是泡上一碗茶便坐上一天的时间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黄炳泉倒是与他们极谈得来，有时谈得高兴，还不收他们的水钱。

老虎灶的另一种基本顾客是瘪三，他们无家可归，晚上到老虎灶付上二三十文钱，到台子上和条凳上睡一夜。

黄炳泉极势利，欺软怕硬，对这些穷瘪三老实不客气，挣着他们的钱，还欺辱着他们。这是他到上海来，唯一能摆衙门大爷架势的机会。不过，黄金荣倒是与他们很合得来，因为年龄关系，正好是处在一起的小伙伴。

瘪三们生活确实可怜，吃没得吃，穿没得穿，白天浪迹街头，晚间露宿巷尾，身披破衣麻袋，以废旧报纸当被褥。但他们经多见广，有着很多的传奇经历与区别于平常小孩的狡猾。是以，每次玩在一起，听他们的故事，黄金荣就心痒痒的跃跃欲试。

上海向来闹房荒，备有浴缸的家庭寥寥无几，所以，大多数老虎灶还兼营浴堂业，不过是添设个屋子，多烧些开水的事，举手之劳。黄炳泉却不愿做这档子生意，嫌麻烦、辛苦，他宁可坐在条凳上看茶客聊天，也不愿意动气力干活。

黄炳泉爱干这桩生意：收买贼赃。

老虎灶里的主顾多是流氓、瘪三、扒手、小偷之类，黄炳泉便乘机收买他们的不义之物，然后再转手提价卖出，利润相当可观。有时弄成一次买卖，就能顶他老虎灶一个月的收益。

黄炳泉在衙门口多年，这些行当最熟悉不过。他清楚，就是这种事犯了案，从来吃官司的只是贼偷，买赃卖赃的吃官司少而又少。

这种生意做火了，黄炳泉收入日丰，不久，又盘下隔壁的一间铺面，稍加改装，弄成荐头店，取名“老姑苏荐头店”。

在上海，做这种生意的多是苏州人，江北人和上海本帮人开的荐头店相较之下，没有苏帮吃香，大多也冒充为苏帮。因为吴侬软语使人听起来甜腻腻的，极舒服，特别是堂子、妓院，总喜欢用苏州来的娘姨大姐，她们多能博得狎客的垂怜。

黄炳泉的荐头店是一单间，摆着一张八仙桌，几把椅子和一排长条凳，板壁上挂着一张月份牌，旁边是玻璃镜框装着的是关公看《春秋》的画像。等着雇佣的农村妇女们便坐在长凳上，嘁嘁喳喳说着话。

雇人的大多是老板、买办、官僚、寓公、遗老、大亨、闻人和老鸽子。被雇的多是农村来的妇女。

当时农村生活紧迫，好年景勉强糊口，若遇着水旱虫灾，便没的生活。男人留乡耕种，妇女便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上海，有的去了工厂，有的由荐头店介绍至公馆人家，或是妓院帮工，育儿不久的可以当奶妈，中年的当娘姨，小姑娘做小大姐。

荐头店的老板算是地方上的小白相人，地位要比老虎灶店主高一些。是以，黄炳泉把这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第一步，很注意经营。也确实搞得不错。

贰◎混迹小帮派染赌瘾

黄金荣不愿读书，便留在家里与老爸打下手，做些烧柴送水收拾铺面的杂活。每日混迹在流氓瘪三中间。天长日久，他与他们中的小头目“签子福生”陈世昌混得极熟极要好，常常背着老爸送与他一些茶水、吃食，有时也偷着随他们出去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。

签子福生也叫“闹天宫福生”，在小帮派里名声极响。

陈世昌在南市天后宫外摆设地摊，用三根红木签子插在地上，供游人用竹圈投套，套中的可得几只角子，他的外号就是由此得来的。这家伙精通赌术，麻将、牌九、押宝，在赌博圈中也有名声。

有一回，黄金荣背着父母随他出去“搞生活”，不想，连连失手，他手下的瘪三阿五还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被人暴打一顿，亏得他们腿快，若是被人撵上，依样会让人揍得鼻青脸肿。黄金荣吓得险些尿了裤头，倚在壁角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。

签子福生常做这买卖，倒是不觉得什么，骂声“今天真他妈的晦气”，便自过去了。带黄金荣出来，他不想没面子，这招不成，施下招。遂领着他和另外两个瘪三七拐八绕，进得一家赌馆。黄金荣从小便在赌窝里混，却从未见过有如签子福生那样顺手的，真个是要什么来什么。

签子福生是出老千的行家里手，知道什么是见好就收。见眼前的铜板、角子够自己开销三五日的了，便不再玩，免得引起旁人疑心。

这帮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儿，有了钱，自然要去吃喝一番。签子福生领他们到了一个小酒馆，大家狠狠地暴撮了一顿。

酒足饭饱间，黄金荣赞叹今天手气好，签子福生他们便笑他无知：“什么手气好不好？让他好就好，让他坏就坏。”

黄金荣隐约听出他们是在谈论出老千：“我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三个人又是笑：“你都能看出来了，我们还吃得上饭？”

黄金荣脸上无光，喏喏的不再言语。

签子福生道：“老弟，男人非赌即嫖，这两样功夫总要有的，否则别指望能顶天

立地做一番大事业。逢赌必定有诈，大赌大诈，小赌小诈，没有仅凭了运气在那里死拼的。你信不信，我要几点骰子便是几点。”

黄金荣自然不信，签子福生便喊过一个瘪三：“你与他演示演示。”

那瘪三从怀中摸出一副骰子，将自己面前的脏东西推到一边，随手抓起黄金荣面前的一副骰子，捏在手心里，向签子福生请示：“大哥，要几点？”

“九点。”

“好来！”

瘪三站起身来，向右手心里吹了口气，又瞟了一眼黄金荣。右手摇了几摇，然后五指指向桌面上一张，两粒白色的骰子落在红漆桌上。他嘴里不停地叫：“九点，九点！”

两只骰子就像通灵性似的，先是一只停下来，顶面是朵“梅花”，五点；另一只多转了两下，便停在四点上。

黄金荣一直盯着瘪三的右手，见两只骰子真的停在了九点上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惊叫起来。他捡起两只骰子左瞧瞧，右看看，怎么也看不出异样来，便向他讨教：“大哥，能掷出个红心五吗？”

“行，好说！”瘪三玩上了兴致，很干脆地应道，同时接过黄金荣手中的两只骰子，伸手只摇了两下后，便把骰子扔向桌面。那两只骰子就真的停在了五点上。

黄金荣这一回打心眼里佩服。

其实这种掷点的方法很简单，如果想要两点，就把两个骰子翻到二这个数，然后，用三个指头把骰子用力旋出，看上去骰子转动飞快，实际上它的底部不动，落下来仍是二。

接着，签子福生又把玩麻将时如何偷牌，怎样“轧板”，推牌九时，用啥办法做假等“赌经”介绍了一番，说得黄金荣嘴里直咽口水，手发痒。他双手向左右一拱，央求道：“各位大哥，这套本事教教小弟。今天我请客！”

饭后，他们离开荣顺馆往西，穿过两条小弄堂，摸进一间暗洞洞的亭子间后，签子福生让几个好手给黄金荣传授“赌经”。

经过半个月的精心传授、指点，加上黄金荣这方面的天分高，又刻苦学习，终于慢慢掌握了全部赌术。

黄金荣小小年纪就迷上了麻将、牌九，终日苦练。他的父亲黄炳泉呢，也没闲着。

生意势头好起来，再不用每日里操心费力，只需注意看管好便行了。有钱又有了闲暇时间，他自然不会老实地待在铺子里。上海花花世界，有的是销金窟。他先是偶尔逛逛长三堂子，弄几时辰的鱼水之欢，慢慢地又迷上了大烟。

烟土这东西不比精提精炼的毒品，不仅价钱不贵，瘾头也不是很大，许多人该戒还是能戒的，但架不住老抽，时间长了，积水成河就不好办了。

炳泉娘子见丈夫又抽又嫖，哭闹了半天也不管用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金荣身

上。谁知黄金荣正沉迷于赌场，根本不听他妈的话。

有了赌瘾的黄金荣渐渐向外发展，他与签子福生他们几个跑到小北门隆盛里赌窝显身手。黄金荣与一个叫老刀的同伙搭档搓麻，他俩坐对门，用原来练好的“轧板”技术赢钱。

所谓“轧板”，是当时上海滩赌桌上串通作弊的专门术语。譬如对方已听张，是单吊麻将头壹筒，就用左手小拇指在鼻孔里抠一下，对方会意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攒出一张壹筒，让同伙推倒赢钱。

要是听的是“万”呢，那就是用脚去踏对方，如果是“索”……总之，每一种听法都有一种暗号。

他们去的第一、第二次都得手了。

第三次去赌的时候，对方轧出苗头了。小北门不是张家界，也不是三牌楼，那儿不是签子福生的地盘，有它自己的“土地”管辖着。

这次和上两次一样，仍然是黄金荣和老刀搭档搓麻将，签子福生和虾头去推牌九。只是，牌桌上放了只大的烤火炉子，说是寒冬腊月搓麻将，冻得慌，用缸火暖暖身子。

这一暖和，便把黄金荣下面的联络渠道堵死了，他不由得暗暗叫苦。

当搓到第二圈时，黄金荣正凑成一副大牌，听的是“一四七索”。他便按两人约好的密码联络，刚刚举手装作揉眼睛，在自己的眉毛上摸了几下子，两个对手立即发话了：“小麻皮听牌了，听一四七索，对吧？”

听了这一句，黄金荣的麻脸一绷，吃惊得连那些麻点子都冒热气。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手这么厉害，一下子便把他们的密码给破译出来了。

黄金荣到底是经过“名师”调教过，他马上镇定下来，哈哈一笑，装作轻松样子耸耸肩说：“你们三位神经也太紧张了，我还没听牌呢，送给我一七索，我也不要。”

对手也不示弱，紧跟一句：“小麻皮，你不要以为你麻子多点子就多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，谁出一四七索，谁包！”

原先练好的那套“轧板”术不灵了，黄金荣有些心慌。心一慌，阵脚就乱，结果连连失和，牌也别扭。几圈下来，输得昏天黑地。他推说手气不好，要求停住，对手哪里肯依，非要打满十二圈方可歇手。

黄金荣和老刀只得奉陪，直到第二天凌晨四、五点钟，双方才停战。一算账，黄金荣输了六十四块龙洋。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足够黄金荣一家一年的生活费。

黄金荣佯做大爷状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今天没带这么多钱，我给你们留张字据，明天保证送到。”

对方并不答话，“嘿嘿”冷笑几声，手指在板壁上“笃笃”扣了几下，门口立即拥进五、六个壮汉来，不由分说，把黄金荣的马褂、长袍、丝棉缎裤以及棉鞋统统剥个精光，只剩下一件贴身布衫和一条短裤。